

亦舒的娘家

和

亦舒相交數十年，她老死不相往來，非但我，連她哥哥倪匡也從不連絡。

但很少人知道的，是亦舒在香港還有一個娘家。

亦舒的書幾乎全由天地出版，連她早期在環球和博益的，像《女記者手記》、《銀女》等，也全由天地重新再版，最齊全。

「天地圖書」由李怡創辦，後來被陳松齡和劉文良接手，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出亦舒的書，至今已三十多年。時光飛逝，到二〇一六年，天地已四十周年了，而亦舒小說的第一〇〇本《滿

院落花簾不捲》於一九八九年出版，第二〇〇本《如果牆會說話》於一九九九年出版，第三〇〇本《衷心笑》在今年的二〇一六年出版，是件可喜可賀的事。

三百本書，多不容易呀，其他作者有哪個像她那樣多產？說起來容易，要做到難如登天，這完全是因為亦舒寫作有異常的規律，每天早上寫幾個小時，中午吃飯停下，下午又繼續，那麼多年，從不間斷，也從不脫稿，週刊雜誌也不必催稿，她一交來就是大卷，怎麼用也用不完。

三百本書之中，也不完全是小

說，雜文輯成的也有，但佔一小部份，這次天地隆重其事，《衷心笑》還出版硬皮書，喜歡亦舒的人，快點去買一本來珍藏。

雖不來往，但他哥哥倪匡一說起她，也不得不佩服：「愛情小說來來去去，不過是男追女，或女追男，另一個男的或女的，出現了，就是一篇。我寫科幻還可以異想天開，她就是幾個男男女女，一寫幾百本，我服了。」

怎麼開始的呢？當年的李怡英俊瀟灑，有東方保羅紐曼之稱，十四五歲的亦舒，最愛流連在李怡的出版社



「伴侶」，李怡引導她看《紅樓夢》，她一看數十次，背得滾瓜爛熟，有個人要問「雀舌」這種茶出現在書中哪裡，亦舒即刻回答第幾回第幾章第幾行，也曾經有人請亦舒寫《續紅樓夢》，給她一口回拒：「這種書，已沒有人會寫了！」

家父也愛讀《紅樓夢》，記得他每一次來港，一定給亦舒拉去，一老一小，兩人大談紅樓，不亦樂乎。

另一輯李怡介紹給她看的書，是《魯迅全集》。《紅樓夢》給她看，看得寫三百本愛情小說，但魯迅的文章一看，就看壞了，別的不學，學到魯迅的罵人，如果當年是我，我就會介紹她看魯迅的弟弟周作人，也許更適合她。

亦舒罵起人來，從不留情，香港文壇很多人都給她罵過，只有四個幸免，那就是金庸先生、李怡、她哥哥和我。

亦舒敗過金庸手下，那是她向查先生要求加稿費時，查先生寫了六七張稿紙的信給她，解釋出版工作的困難，為什麼不能加。如果這封信她還留下，那可以拿去拍賣，相信要加的稿費也能取回。

另一封珍貴的信，是我寫的。

事關查先生生病要開刀，在遠方的她非常關心，我把查先生如何與病魔搏鬥的經過寫成短篇武俠小說，寄了給她，也有數十張稿紙，不過如果拍賣，就沒那麼值錢了。

那麼多年來，亦舒在她的散文中也偶爾提到我，這次由她的編輯阿勞影印了一疊交給我，雖然沒罵過我，但還是結怨甚深，她說記得小時候到小蔡房間去，看見他買的新電鬚刨，覺得有趣。陰險的他立刻將鬚後水、熱毛巾遞過來，意思是說：你剃呀，有種就剃給我看看，年輕的我下不了台，氣盛，滿不在乎用那隻鬚刨在上唇磨來磨去，作剃鬚狀，刮得火辣辣作痛，把汗毛扯得光光……

但此後汗毛再長出來，非常粗濃，不是沒有後悔的，真的什麼都要付出代價。今年對鏡化妝，看到面毛，又想起小時的放肆。

這個題目，在她的雜文中不止一次，後來去拍照片時負責化妝的劉天蘭細細觀察後也說：嘴角略見汗毛，要漂染才妥……

我常寫餐廳批評，讀者們都懷疑我會不會煮，就算近來在網上，也被人家問同一個問題，這點我自己不再

解釋，由亦舒的雜文中可以證明。

在《大吃大喝》一文中，她說：「一次，小老蔡在家請客，做了大概二十個菜，飯後由利智、劉天蘭、顧美華和我四個人蹲在廚房洗碗，亦洗了個多小時……」

另一篇《風流》，她說：「在電視上看到蔡瀾在黃永玉家表演烹調技術，他穿長袖白恤衫，腕戴積家手錶，正在做蘿蔔排骨湯；他煮的菜我吃過不少，自問並非美食家，可是也欣賞得到菜式中的款款情意……」

說回天地圖書和亦舒的關係，她說：「家裡但凡少了什麼，都向娘家要。」

雨前龍井喝光，稿紙用罄，想着那些書報攤說的急用藥物，都致電娘家，叫他們火急航空寄上，親友過境，亦由娘家代為招呼，請茶請飯，出車出人，面子十足，其實已無娘家，所謂娘家，只是出版社……

亦舒移民加拿大後，金庸先生與我只見過她一次，從此她不露臉，當今，要問什麼，也只有問她娘家了。圖

亦舒